

「紫罗兰永恒花园 外传 —永远与自动笔记人偶—」  
观影纪念短篇小说（1）

# 安·玛格诺利亚 与她的十九岁生日

Ann Magnolia and Her Nineteenth Birthday

作者：晓 佳奈

翻译：ssnake

.subbers project presents

这一天，对我来说非常特别  
但对世界来说，却并非如此

「安·  
玛格诺利亚与她的  
十九岁生日」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有几件事是我必须做的。

早上起床以后，确认天气。

像翻开一页故事一般，掀起窗帘放眼窗外，让朝阳刺入眼睛。

好极了，知道今天是晴天。

知道今天自己也是被温柔的朝阳，轻轻地叫醒。

知道今天，信不会被雨水浸湿。

这些事实，都仿佛是在为今日献上祝福。

——开心。

非常开心。

虽然平常是绝对不会说的，但今天实在忍不住。我躺回床上，轻轻说道：

「早上好」

我刚刚睡醒，略微有些沙哑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

仿佛是在寻找早上好这句问候的对象一般，在房间里彷徨。

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最后没有办法，只好默默消散。

「……」

只身一人的时候，说出口的话语只会转瞬即逝。

而我早已知晓，这就是世界的真实。

就像还没有绽放就已经凋零的花朵，就像耐不住严寒死在隆冬的小鸟。

我的话语，瞬间就会消逝。毕竟所谓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工具。

没有交流对象的话语，只是白白诞生白白逝去。这是理所当然。

而能对我回一句早上好的人，是不存在的。

在这座房子里，当然不会有早上能跟我问好的人。

可是，在我的记忆之中已然淡忘的人，却温暖而又婉转地回复了我。妈妈，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吧。

『早上好，安』

早上好。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呢』

我知道。这可是我翘首以盼的一天。

『你期待已久的生日』

我轻轻点了点头，从床上坐起。

今天，我就满十九岁了。

自从七岁的时候变成孤身一人，已经过去了十二年时光。

我怀着骄傲之情，细细咀嚼这个事实。

穿着睡裙走出卧室，走向螺旋楼梯。楼梯间里挂着的，是一排排的肖像画。

『哎呀，虽然说是自家院子，你就打算这样出门吗？』

小时候，这面满是家族肖像画的墙壁总是让我害怕。但当妈妈成为墙壁上的一员以后，它却变得亲切了起来。在这个每天都会走过好几回的楼梯间，每每面对画有妈妈和年幼的自己的那幅肖像画，总忍不住驻足凝望。

——如果说，爱，是一种力量。

我思考着。

——如果说，爱之中，蕴含着力量。

只要每天都这样脉脉相望，那么总有一天，画里的人儿也会动

起来吧。

怀着这样的空想。

『不管你怎么凝望，我都是不会变的。而且这幅画啊，把我的脸色画得太难看了吧。当初该让画家多添几笔的』

当然，这只是画一般的幻想。

走下楼梯，来到玄关。玄关的门稍微有些生涩，怕是该找人来修修了。家和我一样，是一种生物。而且它年纪很大了，总会有些不舒服的地方。

『好想打扫打扫院子啊。都不记得上次拿起扫帚是什么时候了。』

来到户外，这一带的风光便尽收眼底。葱茏的草原和一条林荫小道，仅此而已。这田园牧歌一般的风景或许会让人无聊，但却又如此美不胜收，用虎口随便一框便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这一带除了这里，并没有其他楼房。嗯，那是当然。这一带都是我们玛格诺利亚家管理的土地，这个风景当然也是作为主人的我的财产。

只要我不把它变卖，不把它送给别人，这份景色就永远不会改变。

而且和历代主人一样，我也不希望它改变。

也不愿意离开这里。哪怕，要在这里踽踽独行。

『……安，去看看信箱吧』

我打开信箱。

大概还太早了吧，信箱里什么都没有。

「……」

『……过一会就会来的』

今天是我，安·玛格诺利亚的生日。  
每年生日这天，都会收到亡母的来信。  
已经委身肖像画里的妈妈，寄给我的信。

——每一封信都是必须要传递到的，小姐。

准确说，是把妈妈的思念倾注到信里，为妈妈代笔的自动笔记人偶寄来的信。

虽然听起来很不真实，但这就是事实。

auto memories doll  
自动笔记人偶。我小时候，只因这个奇怪的名字而兴奋不已。它的制作者是机械人偶<sup>1</sup>的权威，奥兰德博士。他的妻子茉里本是一位小说家，但后天失明。这成为了一切的起点。为了爱妻，奥兰德博士发明了一种能够代她执笔的机器，并称其为自动笔记人偶。

如今，自动笔记人偶，又成为了对以代笔为业的人的称呼。

在我七岁的时候，患上重病的妈妈，请了一位金发碧眼的美丽的自动笔记人偶来到这座房子。

妈妈让她写了不知道多少封信，并安排邮递社在自己死后投递。

瞒着女儿，准备了总计数十封的生日贺信。

她就不怕途中有谁会撒手不管吗？

如此繁重、复杂的要求，竟然没有拒绝，看来这家邮递社要么相当不善经营，要么就是过于本分。自以为已经是一个窈窕淑女，多少也懂得一些世事的我，如此想着。

---

<sup>1</sup> 译者注：应为活版印刷的权威。怀疑这里是晓佳奈老师笔误。

——他们一定只是过于本分吧。

托他们本分的福，举目无亲的我，至少在生日这天，能够忆起母亲的爱情。

这么想着，我变得坐立不安，又一次来到了信箱前。

闭上眼睛，拂去名为记忆的小匣上的灰尘，把它开启。

——我还记得，那时的她。

——她在那里，静静地写着信。

——我还记得，面对她微笑的妈妈。

——这个光景，至死我都不会…

那几天时光，已然深深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那时的我，那时的安·玛格诺利亚……

乱蓬蓬的黑发还没有留长，还是那么任性，个子一天天长高。

是个那么不讲道理的小孩，那么幼稚。

那是我几岁的时候？

七岁。还离不开妈妈的年龄。

以为妈妈，就是世界的中心。

要是妈妈离我而去，我就再也无法呼吸。

那时的小女孩，是这样想的。

我也知道那时的自己心神不宁，有些无法自制。

面对这样的我，大多数人都是随便应付一下。以我家财产为目的的人，会假装温柔地接近我。但一旦知道不可能，便离我而去，从此消失不见。

只有那个人，那个人……

只有薇鸥莱特·艾娲嘉登。

那个自动笔记人偶，和其他人有些不一样……我这么想着……

但到底是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当年的安·玛格诺利亚，喜欢上了这个突然出现的少女，怀着对她的憧憬。

这个突然出现，夺去了自己和母亲的宝贵时光的自动笔记人偶，又让人讨厌又让人喜欢。

——到底喜欢她那一点呢？

沉默寡言，态度冷淡。不会开口的陶瓷人偶。虽然看上去倒是很成熟。

回想起来，她就像个一无所知的小孩，总是反应夸张。

给她洋娃娃她也不会玩。

猜谜语也不知道。

让她摸虫子，她也不会像妈妈和保姆阿姨那样躲开。

只要我要求，她甚至可以拉着我的手转圈圈转个不停。

「……呵呵」

真是个奇怪的人。

没错，是个怪人。

面对大人，小孩子总会揣测他们是可怕的人还是愚蠢的人、会成为自己朋友还是敌人、会不会给自己糖吃。会仔细地判断清楚。

而她，那个美丽的自动笔记人偶……

薇鸥莱特·艾娲嘉登，并不是大人。

——没错，那个人啊，该怎么说呢，是薇鸥莱特·艾娲嘉登。

所以，我就像找到同伴的野猫，把她当成自己的同伙一般接近了她。

她是一位美丽的孩子。她是一只美丽的野兽。

对我来说，这个有点奇怪的少女是那么帅气，让人喜欢。

她现在在哪里，又在做些什么呢？

我现在十九岁了，恐怕已经比当时的她要年长了。

那时战争结束不久，不难想象装着义手的她曾经遭遇过什么。

但她的人生，一定比我所能想象的还要更加波澜壮阔。她感情匮乏，肯定也是因为心中那无法抚平的伤痕。

那么美的人，如今一定俘获了哪位帅哥的芳心……

「……」

我摇了摇头。怎么能胡思乱想呢。

我的那段时光。

安·玛格诺利亚的那段时光，不容十九岁的我践踏玷污。

哪怕是我自己也不行。

因为那时的悲欢离合，都是熬过那段时光的我无可取替的宝物。

长大成人的我，不能对那时自己的心境说三道四。

所以长大成人的我，再次放眼望向自家辽阔无垠的土地。

风吹草低，鸟语花香，蓝天白云。

再看上一百年也看不厌的风景。

「……」

『还不来呢。先去吃早餐吧』

快递员迟迟不来，我别无办法，只能先回到房里。

最近，我在这座房子里工作。

学生时代，离开这里享受过外面的世界。但结果还是发现，自己喜欢的是这个家。或许，这就是玛格诺利亚家的血脉。

在家从事的工作，是法律顾问。

我从小就经历过，瓜分自己和自己财产的，骨肉相争。而这竟然成了我从事这份工作的契机。妈妈给我留下了一个手腕高超的法律顾问。他为人很善良，现在也经常关照我。年少的我虽然很擅长捉虫子，但面对想把这片土地据为己有的豺狼之辈当然别无手段。

最开始，我是通过这位庇护过我的法律顾问的介绍，在城里的法律咨询处工作。最近刚刚独立出来。

在城里工作的时候，我认识到了很多事情。

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人并不能像我这样，得到帮助，被人保护。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被保护，而是为环境所迫。

代笔业的兴起也是因为这个背景。从小就被迫日复一日的像大人一样劳动，上不起学的人，长大了甚至都不会在合同上签自己的名字。

在这种无依无靠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并不罕见。

虽然说如今识字率在持续增长，但是让这种人成为极少数还需要假以时日。

法律，和代笔一样，也能为这样的人帮上忙。

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突发变故失去双亲的孩子，和刚刚踏入社会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法律是非常重要的。掌握法律知识，就能赢得完全不同的未来。

法律是一种武器，我的法律顾问这么告诉我。而我也十分认同。

这个武器，不知多少次保护了我的土地。虽然有人觉得教养更加重要，但在这种场面中，教养实在没有用武之地。

面对不当行为、侮辱等的时候，防身的武器就能派上用场。

我希望成为一个能够尽力保护他人的人。希望自己能够对彷徨不安的人，说上一句『没关系，我会帮助你』。

因为当年孤独的我，得到了这样的帮助。

我以成为法律专家为目标，也是出自这样自以为是的想法。

因为是在家工作，并没有多少收入。老实说，同行都觉得这是地主家大小姐的自娱自乐。也罢。会来这种穷乡僻壤咨询的人，恐怕都已经命悬一线，一无所有。有钱人当然会去城里。到城里让有名的法律专家给自己鞠躬敬茶，觥筹交错间优雅的商谈。

而我，更希望自己能够像那时的她一样，对人说『哭吧，没关系的』。

希望自己像那时的自动笔记人偶一样，成为一个能让人依偎的人。哪怕，这只是为了自我满足。

「……」

说起来…我这么想着，翻开了日历。

今天生日，要等着快递员来，所以没有安排预约。不过明天会有客人来。得打扫打扫客厅了。

『安啊，生日你不出出门，找朋友吃个饭什么的吗？』

可是我得把地板擦干净，打扫绒毯上的尘土，还要掸去家具上的灰尘。

『那至少吃点好吃的吧，安』

对了，烤点明天给客人上的点心吧。也当是给自己庆祝生日。

『……安，你一个人，不会寂寞吗？』

那个小伙子确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很开心地吃着我烤的小点心呢。看来他是个甜党。

想起那个虽然有点害羞，但还是很美味地吃着点心的年轻创业者，我忍不住露出一丝微笑。在我现在的顾客中，与他相见，或许是我最期待的。本来以为男人是种总是皱着眉头一脸不快的生物，但他却是那么可爱。

就这么定了。我挽起袖子走向厨房。

「您的快递」

伴随着一声门铃，响起了来客的声音。我急忙抛下手中的打蛋器，一路小跑着来到玄关。

专心致志地做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点心，免不了一身面粉，实在不成体统。

「来了」

我精神抖擞地开了门，面前站着的，是穿着我熟悉的本地邮递社制服的快递员。

「……」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孩子气，很丢人。

虽然对方只是让我在快递上签字，并没有看我的表情，但我的态度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

——不是 C.H 邮递社。

妈妈的生日贺信，都保管在总部位于在南方首屈一指的军事大

国莱登莎伏特里希首都莱登的 C.H 邮递社。所以，别的邮递社送来的一定不是妈妈的信。

「多谢」

送来的快递有三件。法律顾问叔叔送来的台钟。友人送来的城里流行的饰品和披肩。有人十九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生子了。

和我相好的朋友，结婚都很糟。在这个职业女性的时代，年纪轻轻就在家操持家务太浪费了；年纪轻轻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生伴侣，实在令人羡慕。这两种想法都难以抛舍。

『不用着急，不愿意的话不结婚也行』

对于失去母亲的我来说，这片辽阔的土地和这幢宏伟的房子，一个人住显得有点多余……要是能跟谁成家有家人相伴的话就好了这种事情也多少想过。

——家人，家人，家人……

我想要拥有家人吗。是真的想吗。这样纯粹的疑惑浮现脑海。

跟谁成家，相当于接受这个人的人生。这可是非常重要的抉择。

人们总是说得很轻松。生病的时候或者康复的时候有亲人在的话，什么的。

但真正理解这件事情的人，其实很少。

真的理解了么。

只看到幸福的一面的话，万一遭遇不幸，可知会如何煎熬？

有时候也会想，或许得不到爱也是一种幸福。

『人啊，是为了追求幸福而恋爱的生物，安』

已经送走过一次至爱之人的我，老实说不想再次经历一样的事情。要让我再次与人作别，着实痛苦。

哪怕过了十二年，痛苦的事情，依然痛苦。

「……」

思绪回到现实。色彩斑斓的丝带，豪华的包装纸，高级的礼物。

他们，是曾经一度拒绝与人交往的我，无可替代的挚友。得赶紧给他们写谢函，越早越好。因为越早，越能显得诚挚。

回到自己房里找找信纸和信封。一定放在哪里了。

『安』

哎呀，可是这样的信纸合适吗。

收到这么高级的礼物，谢函的信纸也得精挑细选才配得上它。

『安，听我说』

收到的礼物肯定也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所以我需要同样认真地致谢。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很多。要早早准备，要赶紧准备。

『拜托你了，先听我说』

不能交给别人做，这必须由我亲自完成。

不论如何都必须自己做的事情。喜悦与伤悲，只能由自己一个人草草体味，赶紧终结。因为，我是孤身一人。得快点，快点做。

「……」

可是，我却动弹不得。

『安』

点心才做到一半，写谢函也要认真准备。

更关键的是，收不到妈妈的信，我就平静不下来。

理由可以举出很多，只是给动弹不得的自己找借口的话。

『安……没关系的』

突然感到疲劳。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来。

手上沾满了面粉，围裙也还穿在身上，但我就这么躺在了沙发上缩成一团。

收到这么高级的礼物，现在却不觉得开心。明明这是一件，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的事情。喜悦的心情，持续不下去。持续不下去。

『安，没关系』

因为今天是这样的日子。

『安，不要勉强自己，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安，抛下你…』

对我来说，生日…

『…抛下那么年幼的你死去，真的对不起』

…并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母亲的日子。

妈妈。

为什么。

为什么啊。

为什么，妈妈会。

为什么妈妈比其他小朋友的妈妈死得早？

我哪里做错了吗？

为了生下我，给妈妈添了太多负担吗？

那干嘛要生下我啊。

我喜欢妈妈。

你知道吗？

我非常、非常、喜欢你。

听厌了？但是，妈妈你不知道吧。

我有多么多么喜欢你，妈妈你肯定不知道。

蓦然回首，面对墓碑里的你，已经比与你共度的时光更长了。

但是你还在这幢房子的每一个角落。

妈妈喜欢坐的沙发。

妈妈喜欢听的音乐。

还能闻到妈妈的气味的床。

一天天变得像妈妈的我。

妈妈啊，妈妈啊，妈妈啊，你时刻都在我身边。

我是那么那么的爱你。

因为对于年幼的我，你就是整个世界。

妈妈。

我知道，妈妈是那么的爱我。

但是，我也是，不如说更。

我更，我更，是我更。

啊，妈妈。

妈妈，我有千言万语想对你说。

可是，要是你真的能听见的话，我只想问你。

妈妈，你死的时候，还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吧？

你穷尽想象，也不会想到我有多么爱你。

你撒手人寰，让我感到多么痛苦。痛苦到，无法呼吸。

虽然常言道时间能够解决一切。

但我真的讨厌这种说法。因为时间不能解决，只能让人忘却。

你的声音、表情、一举一动，都会随着时间淡忘。

但又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重新想起。

说起来，妈妈喜欢这个呢。

说起来，妈妈讨厌这个呢。

而且，我会为自己的忘却感到极大的自责。

为什么忘记了呢。那个人，不是你的整个世界吗？

为什么忘记了呢。那个人，不是你唯一的家人吗？

痛苦的往复永远不会中止。因为，你是我至爱的妈妈。

我是那么的爱你，妈妈。我爱你有多深，就会有多痛。

心灵，就会留下多少伤痕。

「……痛」

每逢生日，就会心碎。

仿佛心脏真的支离破碎。痛苦难耐。

躺在沙发上的我，脸颊划过一缕泪水。每年都是那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但每年又都总是这样兀自饮泣。这一天，本是应该笑的。

生日，是特别的一天。

对世界来说，这是别无二致的普通的一天。但对我来说是特别的。

仿佛，妈妈。

仿佛妈妈回到我身边的一天。

无可救药的期待这一天，又无可救药的在这一天伤悲。

因为这一天，总能真正体味到妈妈的远去。

因为这一天，总会真正提醒我妈妈不在身边。

命运对我说。或者说，是神在对我昭告。

喂，你妈妈已经死了噢。

你要哭到什么时候啊。赶紧站起来。

你还活着的话，就给我站起来。

哪怕世界是如此残酷，我也只能回答一句「嗯，是呢」。

让自己忙碌起来，就能满足命运或者说神的要求，自己站起来。

平常我并不孤单。平常我并不哭泣。

毕竟已经过去了十二年。

要是还像个小孩子一样哭泣，那就太奇怪了。

奇怪，吧？

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

不能老哭。这样不乖。

不乖的孩子，不配当咱们玛格诺利亚家的一家之长。

我必须让肖像画中的母亲为我感到自豪。

是这样吧。

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

可是，在能够感受到妈妈对我的爱的今天，却怎么也做不到。

做不到。今天做不到。

仿佛变回了那个七岁的安·玛格诺利亚。

我要说。我就要说。

总是，总是，总是。

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了口。

我  
好  
寂  
寞  
。

有多少个人过生日，就有多少种过生日的方法。  
在今天过生日的人，世上肯定有成千上万。  
大家都是怎么过生日的呢。有什么美妙的过法吗。  
也一定会有人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忘记了自己的生日。  
所以我并不悲惨。并不是要和别人比。并不是。  
世上总会有，像我一样寂寞的人。

「……」

在城里工作的时候，我还知道了一件事。  
寂寞，并不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  
法律专家的事务所里，总会有许许多多烦恼的人来咨询。  
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问题。  
而且，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寂寞。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寂寞的话，寂寞便也不再寂寞了。

这个人，那个人，还有那个人。大家，都多少有些寂寞。

「…………得赶紧起来了」

有时我也难免沉湎于悲伤的海洋，不过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  
脑海中的这片悲伤大海，虽然很是让自己讨厌，但漂浮在自我怜悯的波涛之中，却又是那么惬意。只要不沉湎其中，难以自拔。

一味悲伤，是孕育不出饭菜和点心的。  
我清点了一下自己要做的事情。  
做点心。  
打扫房间。

有几件围裙破了，要改成抹布。

还有……还有……

「玛格诺利亚小姐，请问您在家吗？」

现实中传来的声音，让我迅速清醒。

我赶紧跑向玄关，声音传来的地方。啪嗒啪嗒的脚步声非常不成体统，但是此刻的我顾不上这些，一把拉开房门。

访客有两个人。

「……呃？」

一个人是……啊，你可让我好等。穿着 C.H 邮递社制服的快递员。他拿着一封信，还有一个包裹，大概是妈妈为今天准备的礼物。

「啊，不好意思，您先请」

还有一个人，是预约了明天见面的顾客。那个总是优柔寡断的年轻创业者。他似乎总是在意自己的衣服不是定做的，一直抹着衣摆。但虽然不是定做的，其实缝纫得很精致，穿在他身上也很合身。

难不成他记错见面日期了。

「唔，那我就……」

大概他们在玄关碰了面，两个人都找我有事，互相谦让了一番。

被请到前面的 C.H 邮递社的快递员来到了我面前，带着一丝紧张但毕恭毕敬地把信和礼物递给了我。

「我是 C.H 邮递社的快递员，给您送快递来了。每年承蒙惠顾，不知您听厌了没有……今年也祝您生日快乐，玛格诺利亚小姐。」

从来没见过的快递员。和去年的人不一样。

「怎、怎么会听厌了呢……绝对不会的」

即便如此，他也老老实实地对我说了妈妈指定的那句台词。妈

妈选的这家公司，总是会踏踏实实地履行和妈妈的约定。

「……谢、谢谢。每年，真的都……真的。请转告社长先生。」

「啊，好的！我们社长最希望听到顾客的声音了，我一定会转告他的！」

虽然素昧平生，但从年轻的快递员说起社长时一脸亲切的表情，想必 C.H 邮递社的社长先生是个善良的人。

「信和快递，确实收到了」

我在快递单上签了字。快递员仿佛解脱了一般笑了起来，我也终于解脱了出来，开始认真看他的脸。真是个年轻的快递员。大概跟我差不多年纪。他脸上的雀斑，让他笑起来更显得年纪小了。

「从今年起这一片就是我负责配送了。这一带土地辽阔稍微有点迷路……让您久等了」

「啊，没有没有」

「但是您刚才是一路跑来的，应该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吧」

「…………是的」

回想起我开门的瞬间两位男士的表情，我羞得直发抖。

玛格诺利亚家的主人，必须时刻优雅而端庄。现在却是满身面粉，蓬头垢面，而且像个女汉子一般飞跑出来。

我摸着自己发烫的脸颊说道：

「不好意思，实在惭愧……每到这一天，就总是坐立不安」

「哪里哪里。是我来迟了，非常不好意思。这次我把路好好记住了，明年也请多多关照」

快递员挥手打了个招呼，乘上摩托车走了。

目送他离去之后，我的目光转向了另一位访客。

他也默默地望着我。

「中午好」

早上温柔的阳光已然消失，转而出现的是正午炫目的流光溢彩。看来我沉湎伤悲睡回笼觉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很久。站在这一碧万顷的背景之中的他，对我而言……对我的世界而言，本应是个异物。但是他，却意外地融入了这青葱时节。

「中午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声音稍稍有一点嘶哑。我脸上沾没沾面粉。我一边说着一边用袖口擦着自己的脸。而他，则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伸手递给了我。面对惊讶地说不出话来的我，他似乎毫不在意，认真地说道：

「这里沾上了」

「啊，好的」

「还有这里」

「……不好意思。我刚才在做点心……」

用他仔细叠好的手帕擦着脸，就仿佛自己回到童年了一般。这是我今天第二次面露红晕的瞬间。

「那么，请问有什么事……」

「啊，是呢。今天正好到附近来了……那个，介绍你给我的罗伯托先生告诉我今天是你生日……恕我冒昧，想祝你生日快乐……」

罗伯托就是从小庇护我的那位法律专家。

说起来，是他介绍给我的呢。说是他预算不够，就扔给我了。  
——附近？

我注意到他话里有一些奇怪的地方，怯生生地问道：

「这一带……都是我家的土地……您到这一带有事？」

「……」

「而且您的事情我已经着手在办了，您还在跟罗伯托先生见面吗……？」

「…………」

请等等，他摊开双手，害羞地扭过头。难不成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请允许我订正」

「好的」

「我撒谎了……因为我真的想，那个，今天和你在一起……」

「哈……」

说着，他似乎再也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头几乎都扭到背后去了。

「……罗伯托先生跟我本来就是在咖啡厅认识的好友。承蒙厚意，让他把你介绍给了我……你的生日是今天，也是前几天从他那里问到的。还有，我不是偶然到附近来的。本来，这里不坐马车或者汽车是来不了的。我没什么钱，所以今天是走来的。当然不是偶然，是有目的而来的。」

目的是什么，面对我的疑问，他把摊开的双手翻了回来，说道：

『为了你』

「……」

我非常惊讶。这样的事情，人生中并没有经历过几次。

就算是自己经历过的为数不多的几次，也都是为了我的财产。

难道他也是？我呆呆地想着。

「要进来吗？喝杯茶什么的……」

总之，作为玛格诺利亚家的主人，我要招待好客人。

可是在这个想法过去之后，头脑中迅速拉响了警报——他不会觉得是我在诱惑他吗？我当然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但要是他这么想该怎么办。

——我究竟怎么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兴奋还是在害怕。

啊，脑子要炸开了。脸上也烫得仿佛烧起来了一样。

——总之必须说些什么。

「……那个」

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他又把头扭到一旁。

「啊，不用了。明天还要来麻烦你，今天我就先回去了。来这的目的反正也已经达成了」

「……这样么」

有点失落。松了一口气，不，是叹了一口气。

我悄悄观察着他，那个扭着头完全不肯看我一眼的他。他的手在颤抖。虽然话说得那么超脱，但完全掩饰不住内心的想法。

「今天本来是想来祝你生日快乐的。一直到出发前我都在犹豫今天到底要不要来……还有要不要送礼物……我准备不了配得上你这样的大小姐的礼物……想着既然如此，哪怕只是送上祝福也好」

这、这句台词，让已经备感惊讶的我更加惊讶了。

只是送上祝福也好，这句话。还有比这句话更直白的示爱吗。

「……对不起，感觉至少该准备点东西来的呢。真的……一个一穷二白的男人，突然跑出来，实在是对不起……」

「……不，我并不需要别人送我什么东西……像这样，想要为我的生日送上祝福……能够有这样的想法……我更……」



话说到一半就噎住了。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这一刻，无数的伤心与喜悦让我的心脏怦怦直跳。好难受。

因为面前的人儿，不加掩饰的爱情。

『……安，你听得到吗？』

他的温柔，他的真心，像这样柔软而又带着温度的事物，突然出现在孤独的我的面前的话，会让人晕眩，会让人不知所措。

不行，得赶紧恢复理智。至少明天一定要恢复理智。

然而现在，不能放任自己的感情。

『安，拜托了，听我说』

因为世界是如此残酷。哪怕我再怎么喜欢面前的人儿，也难免有一天会遇到悲伤的事情。

『听得见吗？要是听得见的话』

或许他只是在算计我。或许他是个玩弄女人感情的坏人。

不，不会吧。相信他是真的一路走到这里来的。

毕竟他的鞋上满是污泥，身上就像跋山涉水过一般沾满了青草。

『要是你听得见的话，把他抓住』

啊，妈妈。这种时候，还有未来的这种时候，我一定会问你的。

在心中问你。妈妈，这样好吗？

这是正确的选择吗？

我问道。

因为你是唯一不会算计我，毫无保留地爱我的人。

所以，求求你，告诉我。

『相信自己，安。不要害怕爱情』

幻觉中的母亲，一定是这样对我说的。

「……」

我伸出手。伸出自己的手，抓住了他的衣摆。

接下来我要烤点心。今天是我的生日，不过我没有任何安排。  
要是您方便，请您留下来和我一起在院子里吃点心吧。我什么都不需要。如果您想送我什么的话，请让我占用您一点时间，在这里祝我生日快乐。我这么告诉了他。

「…………谢谢」

他一点也不嫌弃，红着脸握住了我满是面粉的手。

真的可以吗？怕是问了我三次。

我喜欢甜食。这句话怕是说了五次。

而我呢，我呀，被他逗得笑了起来。

这一天，对我来说非常特别，但对世界来说却并非如此。

可是，我通过努力。

用自己的双手，让这一天变得特别。

今后我也一定会这么做。一定。

虽然在这座房子里，我孤身一人。

但是对那个人来说，我就是世上最特别的女孩。

生日这天，可以过得奢侈一点。

读了妈妈寄给我的信之后，我更加这么相信了。

『安。祝你十九岁生日快乐。十九岁的你在做些什么，我已经完全无法想象了。你现在生活得怎么样啊？

精神吗？

饿不饿？

你已经是个窈窕淑女了吧。

啊，好想看看你啊。好想亲眼看一看你啊。

你可知道我有多么、多么的爱你。

妈妈爱你，爱十九岁的你，也爱一百岁的你。

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直接对你说，所以写在这里。

我爱你。不论有多少流言蜚语，我永远爱你。你有被爱的资格。

我的安，愿你自由地成长。

我的安，愿你开心地欢笑。

我的安，祝你幸福。

我的安。

不要害怕爱情。

妈妈』

——  
每一封  
信，都  
是必须  
要传递  
到的，小  
姐。  
。